

竹间续话

〔民国〕福州郭白阳撰

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二〇〇一年七月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州市旧志点校/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旧志点校主编/张天禄 福州:海风出版社,2001.7
ISBN7-80597-361-X

I. 福… II. 福… III. 福州市-地方志-注释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7839 号

榕城考古略 竹间十日话 竹间续话

林 枫 郭柏苍 郭白阳 辑 撰

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

*

海风出版社出版

(福建省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)

责任编辑:刘 克 林国泰

福州泰岳印刷广告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0.625 印张 260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

ISBN7-80597-361-X/K·18

定价:40.00 元

《竹间续话》序

吾闽省会郭氏，代有名贤，且贵显。而与吾家世通姻好，族中闻人亦多与吾先人为讲道修学之友。予少负笈宣南，回里后，就婚螺江陈氏。越数年，始识郭子白阳。盖白阳婿于吴，其外姑为余妻之姑，以是过从无间日。白阳笃学嗜古，以其先世兼秋前辈著有《竹间十日话》，岁久代易，益多可纪。公余，遂纂次《竹间续话》四卷，予受而读之，狂喜累日。白阳好聚书，尤好钞书。于乡先进著述，恒重价罗致，见可喜者则按日录之不少怠。丁丑，与余同供职闽省府，府图书馆储有本省省、府、县志十数橱，人多以土苴视之，白阳则津津焉致力其中。迄今馆中借书卡片，白阳之名尚烂然也。则白阳聚书、读书、钞书，若是其劳且勤，宜乎著述有成。是篇搜辑宏富，蔚然大观。昔陈欣时节亭专抄明季遗书，不下数十种，钱警石《曝书杂记》谓若排比成书，亦谈氏《国榷》之亚。今白阳以闽人辑闽事，撷英掇华，益之以已之述著，以视节亭，其成就为何如耶？虽然，余于此重有感焉。白阳以贵介子，席丰腆之后，不与裘马翩翩者相追逐，顾独耽于故乡文献，而从事撰修。又余放荡颓废人也，白阳不鄙弃而加厚，复以序言见嘱。毋乃以余亦日钻于故纸之中而以嗜痂视之乎！此后升平有日，使吾二人亦如吾两姓先人故事，得共同策励学业，绍述先芬，暇则各出所作而共同商订，则其可喜者又当如何耶！

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日闽侯林家溱序

目 录

《竹间续话》序	(1)
《竹间续话》卷一	(1)
《竹间续话》卷二	(23)
《竹间续话》卷三	(46)
《竹间续话》卷四	(71)

《竹间续话》卷一

福州 郭白阳撰

惠安郑半村祐善鼓琴。闻粤中有寡妇善《孤舟操》，乃至粤，屋比邻月余。得闻其音，即按节谱之以归。后游金陵，尝于月夜挥弦。名妓马湘兰窃听之，忽止不弹。曰：“有郑卫音，何也？”湘兰再拜乞授业。半村终以湘兰为教坊中人，不传之。李卓吾以半村琴与吾野画，称为惠安双绝。

莆阳陈师召音在京师，酷贫。所居与顾侍郎清相比。常于墙上作轮竿，以便投诗。名曰：“诗钩，”词林相传为佳话。弘治间，师召与李西涯诸名公最善。西涯尝得名马以赠之，师召骑入朝，归至门。成诗二章。怪而还其马，西涯问故。师召曰：“吾旧所乘马，朝回必成六诗，今马只成二诗，非良也。”西涯笑曰：“马以善走为良，此固非良耶！”师召唯唯，复骑而去。

余旬《徐五传》云：徐英，字振烈，侯官人。寓常丰里，里人呼之曰徐五。孑然一身，膂力绝人。为雇工，担谷上常丰仓，以糊其口。日晡则洗足、散发，读书赋诗，自歌自哭，数年不改，渐有知之者。曹雁泽先生闻而徒步访之，鏊户不能见。见破屋间柴门不正，题联曰：“问如何过日，但即此是天。”归而遇诸途，旁人指之曰：“此短衣敝履，高视阔步者，即公所欲见之担夫徐五也。”先生喜而揖之，携手再至其寓。拂草榻略坐，铗上无烟。以残竹支几，几上顽剑粗砚各一，败笔两枝，《春秋三传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董子》、《越绝》、《括地志》等书，残缺

零乱，不及四十册。于每册空白处，则皆所作诗歌、古文也。先生因强之同至石仓园，并携其杂稿以行。为具衣巾，延之上座。梓其诗于《十二代诗选》。无何，流寇李自成陷都门。雁泽先生以里居孤臣殉节。振烈乃伏尸哀哭，自咬其舌，喷血数升，越三日亦绝命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徐五固人杰哉！按：曹能始先生，字雁泽，其父曹极乃洪江卖饼者也。相传先生为塔江鲤鱼精。甲申之变，徐五携只鸡斗酒，径造先生西峰里第，排阖而入。见先生，惊曰：“吾办此奉祭耳，何尚在耶？”先生遂拜而就义焉。后数日，人见溪中有浮尸，著素衣冠，识者以为即徐五也。先生风流尔雅，末明死节，尤为闽人钦仰。不解当时何以有“帷薄不修、贪鄙成性”之语。又阅诸生吴子敬诗云：“崛起巍科最盛年，谈诗谈艺复谈禅。漫夸梨枣虚名盛，无奈桑榆晚节坚。当户桂兰难自画，出墙花柳伴谁眠。生平慧业销沉尽，玉漏更筹但数钱。”似此言非出无因。

方苞《望溪集》云：崇祯间，余中丞集生与谭友夏结社金陵。适黄公石斋来游，与订交，意颇洽。黄公造次必于礼，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也，思试之。妓顾氏，国色也。聪慧通书史，抚节按歌，见者莫不心醉。一日大风雪，觞黄公于氏园，使顾佐酒，公意色无忤。而诸公更劝酬，剧饮大醉，送公卧特室。榻上枕、衾、茵各一。使顾尽弛褻衣，随键户。诸公伺焉。公惊起，索衣不得，因引衾自覆焉。而命顾以茵卧。茵厚且狭，不可转，乃使就寝，顾遂昵近公。公徐曰：“无用尔”，侧身向内，息数十转，即酣寝。漏下四鼓，觉，转面向外。顾伴寝无觉，而以体傍公，公俄顷，酣寝如初。诘旦顾出，始具言其状。且曰：“公等为名下士，赋诗饮酒，是乐而已矣。为圣为贤，成忠成孝，终归黄公。”及明亡，公系于金陵。在狱，日诵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。数月，貌加丰。正命之前夕，有老仆持针线向公而泣曰：“是我侍主之终事也。”公曰：“吾正而毙，是为考终。汝何哀？”故人持酒肉与诀，饮啖如平时。酣寝达旦，盥漱更衣，谓仆曰：“曩某以卷索书，吾既许之，言不可旷也。”和墨伸

纸作小楷、次行书、幅甚长，乃以大字竟之，加印章。始出就刑。其卷藏金陵某家。顾氏自接公，时自恻，无何归某官。李自成破京师，谓夫：“能死，我先就缢。”夫不能用，语在缙绅间一时以为美谈焉。按：石斋先生道周，善书法，尤以绝命词为最。初，唐王正位，先生以大学士督师衢州，兵败被掳，至白下，有门人傅对扬者，始终随侍。至临刑日，先生出纸录狱中诗三十首，系以跋，纸系高丽，横径尺余，直径倍之。临刑时犹置怀中，对扬收先生尸，得之。嗣，对扬亦殉难。迨清咸丰间，王壮愍公有龄抚浙，酷嗜书画。客有以万金购此纸饷公者。公喜极，就署建楼庀之，名曰：“黄楼”。未几，太平天国陷杭州，知公清白，戒下“勿取抚署物，违者斩”。渠师入署，公已殉难。即将遗物封识，觅其家还之，并加礼葬。探公怀，得此纸，知为公生平所珍爱者，遂并归焉。历传数世不失。先生夫人蔡玉卿氏石润能诗，书法学先生，造次不能辨。尤精绘事，尝作《瑶池图》遗其母太夫人，又有花卉十种，工致生动，每幅有四言绝句。末题“石道人命石润蔡氏写。”后此画归赵氏小山堂。

翁正春先生天启间乞归，年已逾七十，母逾百岁。率子孙奉觞上寿，乡里艳之。世传先生公车至苏州，缺资斧。有妓赠之金，先生感之，许以归娶。及登第，负约，枉道而归，妓死焉。有闽人自苏归，妓附舟至洪塘，入先生宅。先生适假寐，见之，惊觉。内人突以公子昏迷欲死状报。先生急人抱之，逾日而逝，竟无嗣，以为薄倖之报。后梨园竟有编成剧本者，先生之子孙百十人持械向剧场哄打，一时无敢再演者，久复如故。余考先生由教官大魁，年已四十余，剧之诬蔑乡贤，固不待辩，又至今戏班尚有演《金鸡山》全部者，谓先生初择金鸡山一吉穴，为洪塘民林子致祖地。先生欲以势得之，林无如何，至停其祖棺以待。适以小经纪到苏州，颇获利。有土人潘得隆者，贫甚，不能上公车。林遇诸饭肆，约为兄弟，资之北上，潘捷南宫。后官至吾闽巡抚，林以前事诉之。潘

令择日营葬，而率城中文武各官及期同莅谒祭。先生坐视，不取理之，云云。两者均为不经之谈，其科自有镇闽将军一人，其缪可想，司枋者亟当禁之也。

《施愚山集》载：林茂之穷老金陵，《冬夜诗》云：“老来贫困实堪嗟，寒气偏归我一家。无被夜眠牵破絮，浑如孤鹤入芦花。”夏又无帷帐，或遗之，则举以易米。予谓：“暑无幬病于寒无毡，君能守之，当为作计。”处士笑曰：“愿守之以虎。”客皆绝倒。予在豫章，为寄红帐，书绝句其上。属同志者各题一幅，不问知为林先生物，即物之墨守可也。诗曰：“北窗高卧岂知贫，料理偏愁白发人。红帐亲题林处士，草堂长伴百年身。”按：茂之名古度，福清人，父春元，皆名诗人也。为人慷慨，重然诺，笃于老友。惜其遇皆穷。侨寓金陵乳山，年八十，常纫一万历钱于衣带间。吴野人赋《钱行》赠之。

退庵《金石书画跋》云：洪承峻，南安人，承畴弟。为诸生，有逸才。当承畴鼎盛时，承峻独闭关深山中，亲友罕见其面。一日，为承畴所逼见。承峻立山门外，拱手曰“两朝元老”，承畴鞠躬，赧然曰“一代罪人”，卒不能尽恳款而去，外间传为口实。按：承畴，万历进士，官至蓟辽总督。与清军战于松山，兵败被执。明帝以承畴殉国，予祭十六坛，承畴亦自分必死。清百计劝之，遂降。清初，开国规制多承畴所定。有说终清之世，满人不中状元。汉女不入清官，为承畴降清之条件。尚顾及民族之念矣！承峻，字林士，号紫农山人，善花卉，比白阳而点缀却工，较南田而蹊径自别。盖寓勾染于写意者也。

侯官许氏，世以工诗画名。闺阁亦娴翰墨，风流儒雅，一时称盛。许彥字玉史，崇祯进士，历户部郎。有《春及堂诗》四卷。彥生二子：长友，字有介，号瓠香，善画竹，有逸致。小竹仿管仲姬，姿态尤佳。《有米友堂集》四卷。次宾，入清顺治辛卯举孝廉，官至御史。相传友以弟宾应清试，耻之。宾亦内疚。同居出入，不

敢过友所居之拜云楼。于楼下特凿便门以出入。友子遇,字不弃,号真意,又号月溪。受诗于渔洋,得其宗派。善画松石,兼工梅竹,有《紫藤花庵诗钞》一卷。遇生六子,长名鼎,字伯调,雍正间举人,有《梅崖集》、《少少集》、《刺桐纪游》,工书画。鼎子良臣,有《石泉诗钞》、《影香窗存稿》。遇第四子均,字叔调,号雪村,康熙戊戌翰林,有《玉琴书屋诗钞》。均生三子:长雍,次荇臣,有《客游草》,三王臣,字思恭,号陶瓶,亦工诗画。乾隆五十年以七世同居,赐“海国醇风”。著有《陶瓶集》、《多佳楼诗钞》。子二,长作霖,有《桐花书屋诗钞》。次作屏,号画山,乾隆癸卯经魁,有《青阳堂文集》、《拜云楼诗集》。许氏家有“笃叙堂”额匾,为华亭董其昌所题,今尚在。又杨雪沧《冠梅堂书目》有抄本五,许合集二册。《笃叙堂许氏集》七册,久访之不获。

永福黄莘田先生任,初学书于林鹿原,后长洲汪退谷授以笔而书益工。先生无俗吏态,因为上官不喜,以纵情诗酒被劾,即以劲语饮酒赋诗,不理民事。奉旨革职,自旌其舟归。筑“十砚斋”于会城光禄坊,与其侍儿金樱、长女淑宛、次女淑婉唱和其中。真有雅人⁽¹⁾深致。闻先生之令四会也,过苏子美沧浪亭,张《西湖杂诗十四首》于壁。江浙诸名士聚观之,首唱曰:“刺史笙歌学士禅,倪迂杨铁竹枝篇。只今耆旧无新语,风月销沉四百年。”怒而詈曰:“何物县官,狂言乃尔”。既复唱曰:“画罗纨扇总如云,细草新泥簇蝶群。孤愤何关儿女事,踏青争上岳王坟。”乃曰:“有此俊诗,饶他目中无人。”又先生有《咏杨花》诗曰:“行人莫折柳青青,看取杨花可暂停。到底不知离别苦,后身又去作浮萍。”江淮间咸相传诵,目为“黄杨花”。时先生方应京兆试,下第南归。资斧告绝,不得已往谒吴仲允。名晟,山阴人二人初未相识也,仲允曰:“君即赋杨花永福黄诗人耶!望子久矣。”商之夫人,举钗环付质库,得金百两,为偿舟中逋。居久之,资送归闽。是先生诗脍炙四方,不独倾倒闽中已也。余曾于旧家赠其墨迹一帧,行书苍

老，题诗云：“堂堂八十有三年，猿鹤沙虫几万千。老尚退藏如处子，病还狡狴作顽仙。身游汗漫无边界，手卷咿唔未了编。休笑龙绳才梦醒，有人求梦不曾眠。”下书“八十有三自寿作，乾隆乙酉十二月十一日香草老人任”。有“黄任之印”、“莘田”两章。上端有“古欢堂”长方章。按：先生卒年八十六，是诗为《秋江集》所遗。其墓在西门外丞相坑，荒芜不堪。墓碣犹可辨，为仁和许某所书，曰：“清敕授文林郎、四会知县、重宴鹿鸣、十砚老翁黄公寿藏。”

沈归愚选《国朝诗别裁》，其义例凡见存者不录。而黄莘田先生诗独选焉。孟瓶庵先生尝致莘田书云：“归愚选先生诗，固以为六十年前旗亭传唱，必已超埃壅而游阊阖，詎知绿鬓婆娑，尚抱膝长吟于乌山白水间也。”传者颇以为笑。

侯官萧长源先生震，康熙间以御史巡盐两淮，归至仙霞岭。耿精忠使人遗以锦蕃步障，广可数亩。先生故奢侈，得障即大征菊部，留连数日。精忠变，为所害，籍其资得三十万，环首于乌石山之邻霄台。先是，先生倡议修复道山，建邻霄台，勒百字碑纪之。并书台柱一联云：“但愿桑麻成乐土，不妨诗酒上邻霄”。至是有人易“诗酒”为“尸首”。谢古梅阁学登邻霄台吊先生诗，所谓“荒台草木千年恨，乐土桑麻一梦中”是也。先生著有《道山纪略》，述乌石山事迹颇详，传本甚罕。

孟瓶庵先生超然，家世寒微。封翁充藩署茶役，而醇谨有士风。先生每外出会文，日未晡。封翁必篝灯俟于门，先生知之，后辄不待晡而归。及联捷进士，入翰林，历四川督学。而封翁犹及见。先生负绅耆重望，为世所矜式。道光间陈恭甫编修寿祺主修《福建通志》，或有欲沿《宋史》之例，立“儒林”、“道学”二门。编修谓“儒林”可以包“道学”，不必复立“道学”之名，毅然删之。时梁芷林中丞章钜假居里中，谓“道学莫盛于宋，亦莫盛于闽。此在他史可无，而在宋史则应有，在他志可无，而在闽志则应有，不可

删也”。编修曰：“然则本朝何人可称道学？”中丞曰：“如瓶庵先生者，优人之矣”。此虽两氏意见各歧，然而先生文学，固为儒林所宗也。

尝阅小说，有《包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者，梨园每以演戏。施公即晋江施公世纶也。《郎潜纪闻》载：公当官实廉强能恤下。初知江南泰州，值淮安下河被水。诏遣两大臣莅州督堤工。从者驿骚闾里。公白其不法，治之。湖广兵变，援剿官兵过境，沿途攘夺。公具刍以应，而令人各持一挺⁽²⁾，列而待，有犯者治之，兵皆敛手去。守扬州江宁，所至民怀。以父忧去，乞留者万人，不得请。乃人投一钱，建双亭于府衙前，名“一文亭”。累迁督漕运。奉命勘陕西灾。全陕积粮多虚耗，而西安凤翔为甚，将具疏。总督鄂海以公子知会宁也，微词要挟。公笑曰：“吾自入官，身且不顾，何有于子。”卒劾之。鄂以失察罢。按：先生为靖海侯琅次子，生平守“不侮鰥寡，不畏强御”之旨，故二百余年俗口流传。比之宋包孝肃，至今不泯也。

林文忠少穆戍西域时，南中绅民有募集赎醵之举。不期而会白金至数万。公闻之，邮书婉谢。未几赐环而重膺节钺。计公历任巡抚总督者凡十三省，其事迹彪炳于世，尤以禁烟驰名海内外也，诗宗白傅，书体欧阳，其翰墨至今人宝之。闻幼时过某显者家，某见公器宇非凡，试出对云：“鸭姆无鞋空洗脚”。公应曰：“鸡公有髻不梳头”。显者知其必贵，乃令伴诸儿读，时仅十二龄也。《嘤庵杂识》云：文忠才质宏达而学务缜密。每见客，必详问其生平及技能嗜好，与所遇山川风俗，所交豪杰。退即令记室籍，凡四人专司其事。斋中置大柜、函子、箱十八。分省以藏籍。有所资考，按籍厘然。家居在官，常以搜访人才、周知庶务为事。故所至，事无不办。

王梅林先生燮，壮愍公有龄之父也。幼孤，母太夫人矢节鞠抚。顾家贫如洗，乃为人漱浣，藉得微资度日。竭力撙节，以充先

生学金。时有刘孝廉者，设塾于择日街营尾。太夫人遣先生就学焉，每日亭午，塾徒咸归膳。先生必后诸同学而散。其来也，必先诸同学而至。师怪其疾，询之，则以饭捷对。既而，其归愈迟，来亦愈速，师疑焉。时先生居于西门保定巷，往来取径城边曹，止人家门首阶上，凝坐不动。师默然返，转瞬而先生至矣。师问何其疾也，先生复对如前。师笑曰：“尔胡诳我，尔向者不于五十三块石城边曹道中，旧有石五十三块，纵横相同，故名。一人家门首凝坐不动乎！”先生知师悉其隐。恍然曰：“实告丈，家贫无立锥，赖母为人浣浣，得资度日，日仅早晨一炊。晚间每人进光饼二块，热水一瓶，不焚膏即寝，午餐无有也。”师慨然曰：“尔一贫至此耶？吾曩弗知，故受尔金，今可已矣！归告若母，明日以往，尔即在此午膳。家如无事，亦不须归。寄宿塾中，用功益便也。”先生归白太夫人，太夫人喜。自是先生食宿皆资于师。师性拘谨，衣冠必正，瞻视必严。徒之短服上课者，辄拒入门。而先生每季仅有一长衫，无可更易。每值浣浣，必晚告归，夜张瓦屋上风干之，以供翌晨之服，惟恐因此费时旷课也。久之，师察其勤勉，知为令器，以女字焉。先生性孝，稍长，哀母青年苦节。每值朔望，辄祷于西城关帝庙者有年。寻应童子试，获冠军。既掇巍芹，旋领乡荐。闽抚颜公闻公才，礼致幕中。时有举人大挑之制，先生应挑一等，出宰云南，终于甘肃平凉太守。此事闻之先生后人云。

闽臬钱寿椿者，贵郎也。闽县林希五先生雨化，缘事听臬。知事有私，语刺钱，钱坐以罪，戍口外。后钱升布政司，以赃弃市，其子由闽充军罪。希五先生以仁宗登极赦归。逆旅相遇，询知其为钱子。大书于壁曰：“八百番锄亦小哉，忍将名教委尘埃。可知天道循环处，我正归时汝却来。”子敬緘亦以科场违制受枉遣戍。比赦归，抵螺江日暮，父母已寝。敲门曰：“儿赦归矣！”父母答曰：“明旦见我”。即跪门外，达旦始入。又闻先生终身食粥，客来添水不添米。

侯官林冰如先生光天以工白字诗，名噪一时。李邴斋布政廉芸之狱，实迫于总督汪志伊。论者冤之。清廷命使查办，福州士庶千数百人顶香遮道，讼方伯仁贤，愿建遗爱祠。使者据以入告，狱遂伸，祠亦立。实先生为之倡。先是，先生以杜牧之诗改易数字，作白字诗云：“清明时节雨霏霏，路上行人哭布司。借问冤家何处是，路人共指汪志伊。”道路传闻，使者已耳熟人。即以是诗定讞，而诸以为有鲍司隶举幡太学之风。群因此重先生。此道光间事。先生著有《冶麓草堂诗钞》。先光禄公为之传，又以闽腔方言编《番薯棵先生歌曲》一册，诙谐绝作，寓警世之意，脍炙人口，惜未有能刊传之也。

道光甲辰，闽县戴芷农成芬、陈心平芝田、侯官徐一鶚云汀、林洛西澹、蔡澧兰香叔、严鸿谟秋屏诸先辈结“榕阴吟社”，以落叶为题，征及十郡，得诗一千三百首。时先光禄公旅游杭州，邮寄评定。余曾购刻稿一册，诗仅四十余首，不拘体韵，不录姓名。每诗下列卷数，盖即评取本也。《馥榘草堂集》有序，其中“非衣子”即林洛西先生也。诗云：“霜信觉已紧，西风况复生。满阶闲不扫，众树冷无情。夜雨秋窗响，斜阳古驿明。频年感飘泊，物候客心惊。”公于千余卷中录为第一，遂与订交。先生居安民巷，因公常来栖息，署名曰：“秋来堂。”著有《秋来堂诗》二卷、文二卷。”

林汾始出示《西湖社诗存》，其册面有题一绝云：“谈诗世已歇唐音，秋雨摩娑此断琴。妒汝生前见清晏，兰言投契鹤鸣阴。己巳秋日，读西湖社诗纯叟题。”不知谁氏也。西湖社始于道光甲辰，倡和者刘鲁汀端、沈桐士绍九、周少绂麟章、萨树堂大滋、陈朗川福嘉、陈亦香崇砥、陈幼农隅庭、林颖叔寿图、孙谷庭翼谋九诗人。其址在荷亭。光绪辛巳，林渭如、陈礼刚二丈于大梦山麓购萨氏地筑室。颜曰“西湖社”，成旧志也，并设龛以祀九诗人，亦小西湖之故事。

沈文肃公葆楨以乡荐绅，被旨为钦差大臣。省大吏以降，皆

畏且忌。藩胥陈大义平日挟制上官，以刻蠹起家。一日以舞弊见忤文肃，立逮之至，数其罪，以军法从事。方伯为之哀请，不听。方坐堂而封翁手书至，文肃致座偶⁽³⁾，卒判诛毕，发封。翁书固为某缓颊也。又有一同乡至交，以知府需次山西。过文肃，乞函致西抚先容。文肃笑不应。徐检尺牍三四函示之，则西抚托情未报者也。因对之曰：“彼若受而应之，吾何从施面目。君第去，若无所事，吾当按月资给。”君遂以四百金赠其行李。廉访元度，文肃夙称骨肉交，荐一族子至江宁，留署数月。文肃忽调询之，“若家几人，岁需若干足资生计？”对以百金足。文肃立出千金助之归，不予差遣。其性刚如此。吾乡人士多结社为折枝吟，即诗钟也。文肃喜此，且工。为船政大臣时，每日公毕，即与署中文士拈题限字，夜刻烛若干长为度。一夕拈“白南”二字，雁足为题，构思竟夕，苦无佳句。至鸡声报晓，忽得一联云：“一声天为晨鸡白，万里秋随朔雁南。”前辈之作，又有可纪者，如《女花二唱》初唱第三卷云：“青女素娥俱耐冷，名花倾国两相欢。”听者已叹其集句之工。第二卷云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落花犹似坠楼人。”听者皆拊掌叫绝，以为无能出其右矣。及唱元卷云：“神女生涯原是梦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则无不惊服者，此三联皆集唐人句，而一联佳于一联，所谓妙手偶得之也。今诗钟遍及各省，而闽派独盛、独工。

沈文肃夫人，林文忠公之女也。随军江西广信，太平军迫境。夫人以血书乞饶公廷选援，才识称于世。书云：“将军漳江战绩，啧啧人口。里曲妇孺，莫不知海内有饶公矣！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。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，预备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。但为势已迫，招募恐无及。纵仓卒得募而返，驱市人而战之，尤所难也。顷来探报，知昨日贵溪失守，人心惶惶。吏民铺户，迁徙一空。署中僮仆，纷纷告去。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，只得听之。氏则倚剑与井为命而已。太守明早归郡，夫妇二人，爱⁽⁴⁾国厚恩，不得籍手以报，徒死负咎。将军闻之，能无心

侧乎？将军以浙军驻玉山，固浙防也，广信为玉山屏蔽。贼得广信，乘胜以抵玉山，孙吴不能为谋，贲育不能为守。衢、严一带，恐不可问。全广信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辨之。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。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，中道赍志，至今以为心痛。今得死此，为厉杀贼。在天之灵，实式凭之。乡间士民，不喻其心，以舆来迎赴封禁山避贼。指剑与井示之，皆泣而去。太守明晨得饷归，后当再牍奉迓。得拔队确音，当执囊以犒前部，对使百拜。为七邑生灵请命，昔睢阳婴城，许远亦以不朽，太守忠肝铁石，固将军所不吝与同传者也。否则，贺兰之师，千秋同恨，惟将军择利而行之。刺血陈书，愿闻明命。”饶公得书驰援。七战而围解，名闻天下。

龙溪李凤冈先生，少讲考据之学，晚而精研内典。自廉州守罢归，居京师。取东坡诗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之意，颜所居曰“海藏书屋”。既老，步履弥健，登山若飞。常以书画自娱，画有元明诸家之长，著有《岭云轩琐记》八卷，周凯《内自谕斋文集》载先生逸事云：余既为龙溪李凤冈作《花甲图赋》，以示庄生诚甫。生曰：“中正闻之父老云，先生家素裕，族大而悍。与其仇，时持械斗。父谨愿不能制，复为仇家所陷，系于狱。适先生成进士，官中书归。父当戍，哭于郡庭曰：“他不敢言，愿代父罪。”吁号一日，守为之动。乃脱之，先生奉亲家居凡十年，宗族为之稍辑。后父死，奉母居乌石山。妇与母相继卒。有子二。后入都，官刑部，慎于权粮储，一旦引疾归，家人不知也。僚属与大吏皆强慰留之，许奉文人都起复。至则不投，居都中二十余年，复有子三人。为生圻于西山枣林村。一旦，谓其乡之计偕将归者曰：“姑少待，吾将送君子新店。”不语妇而行，及觉，子追之山东旅馆中。曰：“吾返吾乡，吾自有志，尔勿吾念。”比归，长子已死，惟孙在焉。遂主霞浦书院，终岁居之，以教后学。著有《三教同源说》，接人以和，而待家人极严，有过呵责不贷。侍者言终日未尝见先生有倦容，年

八十八，读书不辍。吁！如先生者，亦异人哉。

侯官何棣士刺史萼联，嘉庆庚辰进士，官山东莒州知州。文采风流，工诗善画，尝客游金陵。值都人士以白莲命题联咏，就正于袁简斋旧姬钟氏。推棣士压卷，一时有何白莲之称。其中名句如“闲云都在水，凉月总如秋。”

闽县陈望波尚书若霖，官刑部侍郎，惟日坐司廊理牍。时和坤方赐死，其仆刘秃已拟远戍。故事，凡遣犯由提牢官点交，差役解往顺天府衙门发配，司官弗与闻。是日适公当月，念刘系重犯，躬自押往，索取顺天府收文而还。旋有科道参奏遣^⑤犯刘秃声势尚赫，临行夹道钱筵，拥挤不绝，以致发配三日尚未出京。仁宗震怒，立召刑部各堂官，斥以所司何事？各堂官噤无以对，磕头出。即联骑入署，立传各司官诘之，司官亦皆茫然。时公方上堂。堂官厉声曰：“汝于某日当月呼？”曰：“然”曰：“刘秃之事发矣，尚不知乎？”曰：“顷悉知之，但咎在顺天府衙门，与本部何干？与当月者又何干？某日，刘秃出禁，司官即于是日亲身押交顺天府衙门，并立取到印文为据，尚书何惧乎？”因就怀中出一纸上呈。堂官皆赧然曰：“是不难覆奏矣”；事遂解，于是合署上下，无不知有福建陈老爷者。又闻公任粤臬时，问刘心香先生曰：“按司前有某号典铺尚在否？”先生曰：“公何意此”？曰：“店中有看脏一老人家，好极。我在鼓楼前文昌宫内读书，天暖则以冬衣赎夏衣，其人必详算本息赎出。天寒我以夏衣赎冬衣，其人亦如之。”曰：“陈先生必不负我。”票中写一信者，前辈将事之慎与不忘旧也如此。

林欧斋先生寿图，前身为黄鹄山僧，因自号黄鹄山人。少，家极贫，无以为食，尝谋自尽，为其舅所救。后与舅同榜。传先生胸前生一痣，生平遇吉事则色红，遇凶事则色黑。有梦无不验，自知死期，亦具异禀也。光绪初，左文襄宗棠督陕甘时，先生为布政使。一日文襄招饮，左右报某处捷音至，先生颂其神算。文襄拍案大声曰：“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”，已而，藏^⑥否人物，文襄谓时

下诸贤，类皆自称诸葛。先生亦拍案曰：“此诸葛亮之所以为诸也。”文襄以其讽已，衔焉。后竟摭事劾罢之。先生宅在石井巷，初得欧阳修滁州画像。念已少孤，藉母教成立。与欧阳身世相类，因名读书处曰：“欧斋”。祈文端雋藻书题勒石，今斋易姓而额如旧。

侯官林芑溪先生昌彝，幼孤，母吴太安人督课甚力。宗中或贾于外，为言乃兄，谋挟俱去。母初争之，不胜，愤而自投于井。家众大骇，亟援之起，而共赏先生卒业。及游京师，绘《一灯课读图》以述德。又尝以所居楼屋对乌石山，积翠寺时为英人所据，愤然心伤，绘《射鹰驱狼图》以见志，一时题者甚众。著有《射鹰楼诗话》。

林希村最家居时，与林怡庵葵、林枳怀在澧、叶与恪滋昌、梁开万忆年诸老结酒社。日高睡，起即登酒楼，终日痛饮，醉则歌呼笑骂，必夜深乃扶醉而归，归则寝，明日又往矣。希村为勿村中丞之仲子，中丞甚严正。一夜闻其打门醉归，问曰：“何人？”仆曰：“少爷也！”叱令之进，以“少爷酉卒”命对，曰：“能对免责。”希村应曰：“太子申生。”

张亨甫先生际亮，号松寥山人，建宁诗人也。在京师时，一日，忽有所不嫌。戒门者谢客，独招所喜歌郎六人，命酒为长夜饮。濒散，搜篋出朱提，令各挟十金以去，乃酣睡。及醒，仆人告米尽，则囊空无以应也。执⁽⁷⁾友某闻之，继粟继肉，私为部署。而先生弗问也。曾宾谷槩使在京师，闻先生名，招饮，同坐皆知名士。曾以名辈显宦，纵意言论。先生心薄之。曾食瓜子粘须，一人起为拈去。先生大笑，其人大惭，曾不欢而罢。明日先生投书责曾数百言，曾怒，毁之于诸贵人先生，以是负狂名。慨当时诸公好士而无真识，曾不如其好色也。所著《金台残泪记》、《南浦秋波录》。笔力古艳。自署华胥大夫。识者知先生之所志远矣。先生歿，其妾蒋氏在淮，甫逾笄，闻之大恸，誓死守。或劝之嫁，乃祝